

悦见



“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,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。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,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。通向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,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。”这是台湾诗人余光中写给他孩子的一封信。

电影《三大队》生动深刻地诠释了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所散发的美,而这种美来自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,两者相得益彰,体现了世道人心,体现了观众心灵深处对理想的渴望,对人性美、崇高美的渴望。

1

故事的真实性是这部电影成为赢家的要素。

刑侦片,一方面吸引观众进入影院;另一方面,也是一件“外衣”,因为在此“外衣”下,更加吸引人的,是警察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性光辉,是一个个体对自己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。让观众从心底认同,也是这个时代所要坚守和弘扬的。

与原著只重点刻画一个主人公稍有不同的是,电影中想突出的是一个团队群像。这也许出于两方面考虑,一是从其他队员的坚守到离开,更加凸显主人公程兵的孤勇、无所畏惧,散发一种沉郁的美,使得叙事摇曳多姿,不呆板不单调。另外一方面,或许其他战友也是一种隐喻,象征着主人公人性的复杂多样性,在前行道路上人性的犹豫彷徨,挣扎奔突,让人想起哈姆雷特的人生纠结。

《三大队》的叙事方式,有一种沉郁顿挫之美。抑扬跌宕,一波三折,完全是传统现实主义讲故事的方法。叙事之洗练,推进之干脆,势如破竹,把真实的事件迅速推进到观众面前,没有枝枝蔓蔓的东西,让观众丝毫不能分心。逻辑上也合情合理,没有突兀,没有逆转,符合普通观众的观影美学。可以说,节奏感的有效把握,是电影成功的因素之一。人物的表演也内敛深沉,情感力量都分明可见,尤其是主人公的眼神,透露出的那股劲儿。

2

影片的人物对话,有一种意蕴之美。一方面,对话很有质地,金句频出,富有人生哲理,容易引起这个时代观众的共情;另一方面,非常有力地烘托出人物的内心和时代的背景。

比如:“你这辈子不可能是一个警察了”“你还放不下吗? 你已经不是警察了”,“不是警察了”这句台词,多次在关键时刻出现,时刻提醒主人公是一个“犯了错误的人”,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“千里追凶”。这样设置人物对话,强调了主人公的行为是“孤勇者”的行为,缺少外界的一切支持,而他却执拗地、一根筋地要去实现职业所赋予的责任,消弭内心的愧疚,实现自己最终要完成的事业。

这两种内心活动,如同岩浆般冲突,这种效果是由外在的对话,来告诉观众的。当他在抓人贩子的时候,急中生智说道:“警察!”或许这是潜意识的流露? 在他自己心中,他永远是警察。

又如:狱中大哥的一句话:“人的一生就像抽屜,一下子从眼前关上了。”语言明显有别于其他台词,引起观众对人生的回味。当队友们一个个离去,他们劝勉主人公的话:“人要往前面看,不能活在过去。你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,重新开始?”重新开始,成为电影后半部分的一个生命题,而如此宏大的人生命题,在电影中是通过细微的日常对话来达成的。所以说,编剧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,对话承载的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语言交流,而是赋予人物内心抉择的意味,同时,对话的设置自然而然,丝毫没有凿斧之痕。

3

故事在“寻找—离开—寻找”的母题下展开,使得人物有一种内涵之美。

首先,寻找的人物是一个群体,可看性大大增强,尤其是出狱后大家的谋生艰难。大家放弃寻找的理由分别是:“对妻子的愧疚”“我想儿子啦”“我要和小金一起回家”“我要去治病”,这些理由无不打动观众柔软的心灵。

其次,电影对寻找的主题,有一个镜头加以强化——跟随主人公最久的蔡彬和他一起游过河流。此时,镜头对河流四周的环境拍得具有诗情画意,河水流淌有声,青山无言陪伴,绿树浓得青翠欲滴,让观众感受“河流”和“对岸”的多重意义,让人隐隐约约想起了“人生彼岸”这个词,或许是一种隐喻象征吧。

此时此刻,蔡彬隔着河岸高声对他说:“人要往前看,不能总活在过去啊!”呐喊声回荡在山谷,而他还是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寻找“彼岸”之路。最后,正是这种寻找,凸显了主人公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动人品质,观众都从自己的角度,挖掘到了主人公身上蕴含的稀缺的“敬业精神”“好人品质”“理想主义精神”“凡人英雄”“英雄主义精神”等。这种人物精神的多义性,在当今这个时代,会被凝聚,会被仰望,会被认同。

看《三大队》的时候,想到《堂吉诃德》,想到《老人与海》,想到“为讨一个说法”独自打官司的秋菊,此时、此地、此人,此境,忽有一种温情的悲怆,让我们看到人海茫茫中的你我他。

岁月的车轮,于不经意间,又将把我们载入到崭新的一年。展望充满希冀的2024年,信手摊开案头上的这本《把日子过成诗:2024年日历》,一时间多少欢欣悉数涌上心头,不禁令人慨叹,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当成吟诗赏画般来过,这该是多么富有情致和意致的一件事。

就书言书。本书最大的看点是,把隽永的古诗词与清丽的国画连缀在一起,让喷薄的诗情与清雅的画意,既氤氲在洁白的纸页间,也把一份浓浓的喜庆和祝愿,深揉进每一个静静流淌的岁月中。先哲们说,一年365天,愁也是一天,乐也是一天,何不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? 此言极是,当翻开作者王迩晓写就的这本极富艺术情趣的日历书时,恍若走进了一座流光溢彩的大观园;翰墨飘香里,带给人的不只是知识的累积,更有视域的开拓和心灵上的淘洗。

王迩晓每月一个主题,然后围绕着这些中心题旨,展开精心言说。经史子集、天文历法、清词丽句、丝竹管弦、丹青点染、亭台楼阁、止戈为武、唱念做打、宴饮肴饌、清茗一盏、服饰冠冕、金石篆刻,无所不包,应有尽有。内容涵盖书籍、天文、诗词、音乐、绘画、建筑、武术、戏曲、饮食、茶文化、服饰、金石等十二个大类别。条分缕析里,再辅以意境悠远的张张国画,于图文并茂的阐释里,霎时将每一个枯寂的日子,点染得分外缤纷绚丽。它解读了正史中《四库全书》的内容概要,充分肯定了这部纪传体史书的学术价值;诠释了茶文化中“茶筴”的使用功能;分析了古代天文学中,有关计时神器漏刻的科学意义;揭示了近代诗词创作中,律诗的写作技巧;阐释了明代服饰中,马面裙的兴起与演进路径;饶有兴趣地畅谈了古典音乐中,有关八音的制作与划分;点评了文人画中独特的精神意蕴;与我们共同赏析了中国书法中,自汉代到魏晋时期盛极一时的汉印雕刻技艺;分享了建筑艺术中,垂花柱这一装饰构件的巧妙运用。从戏剧的视角,浅论了昆曲诞生与发展的历程;并从金属冶炼的维度,赏鉴了古代十大名剑龙泉剑高超的铸造工艺。而最富生活情趣的是,源于西周时期的曲水流觞之俗,不但抒发了文人墨客适意的旷达情怀,而且,也在轻松愉悦的讲述中,真切表达出国人对幸福生活的殷殷向往。

总体而言,这是一本读来令人赏心悦目、摩挲已久仍迟迟不想轻易放下的丛书。它用日历的摹写方式,串连起中国的昨天、今天,并热切展望着曙光初露的美好未来。这本装潢考究、内涵丰富的日历,以时间为经,以摇曳多姿的中华风情为纬,绵密细致地编织出一帧帧钟秀的华夏靛靛。它以一日一推特的表达形式,言简意丰地推介着和当月主题有关的传统文化,并配有对应的古诗或传世国画。国画除配有鉴赏文字,详解画家、题材、典故等相关知识外,还一并将画家的绘画技法、所属流派告知公众。书后亦有附录,除解构传统节日风俗之外,还旨在帮助读者,深入领会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。拜读这样的日历书,既可以从中受到典雅文字的熏陶,又可以直观感受古人风貌,以充分领略先贤智者们超凡的审美趣味。当每天清晨,伴着黎明的第一缕霞光,展开新的扉页时,在这洁白的日历本上,你将看到关于传统节日,以及二十四节气背后,许许多多精彩靓丽的一面。如宋时立春日,曾广泛流行于江浙民间的“卖春困”风俗;唐代立秋日,男女老幼“戴楸叶”的民习;远古时代就盛行于中华大地上的“送灶柴”节俗,以及隆冬之际,文人骚客共遣时日的“消寒会”民俗等等。这些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风节俗,协同那些朗朗上口的古诗词、浓淡总相宜的山水国画一起,将中国人宁静的人生追求、高雅的生活旨趣,阐发得极为熨帖到位。

日子如诗,澄澈而美好;生活如画,纷繁而不庞杂。流连在王迩晓全心构筑的日历天地间,在满怀诗意和希冀中憧憬着新年,恍然发觉,原来平淡的日子,并不平凡;简单的生活,并不简约。只要拥有一双睿智的大眼,就能发现大千世界的宽广与美丽,于缱绻的诗情和丰盈的画意里,静静品味到岁月的缕缕甜香……



40多年前,中国台湾女作家三毛的散文集《撒哈拉的故事》一经出版,便轰动了华语世界。三毛以一名流浪者的口吻,娓娓讲述她在撒哈拉沙漠的生活细节和传奇般的人生经历,她的笔触是朴素通俗的,情感是真挚热烈的,唤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撒哈拉之梦。

旅居摩洛哥的人类学学者蔡适任,其丈夫是撒哈拉土生土长的游牧民族贝都因人,这样的际遇为她寻找“三毛的撒哈拉”提供了便利。数度往返西撒哈拉后,她循着三毛的足迹,触摸到了沙漠中的绚烂生命,并将所见所闻、所感所悟集结成《沙漠化为一口井》。

该书由“撒哈拉传统小物与文化”“撒哈拉民俗风情”“西撒今昔”三个部分组成,通过作者与西撒哈拉土著撒拉威人的交往,以及撒拉威人对自己传统文化和民俗的态度,呈现出西撒哈拉独特而充满魅力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。而无论是一件传统物品、一场民俗体验,还是一处荒废的居所,作者都会结合三毛生活自传式的著作进行对照解析,有故地重温,有内容新解,“在这连绵无尽的沙丘,只要有水,便有生命,与随之而来的一切。”

每一样东西来历的背后,藏着一个个不同的故事。三毛在《第一张床罩》里提到,沙漠风沙大,需要床罩来保护床单,以免晚上就像睡在沙地上。后来,她到一位沙漠朋友家里喝茶时,发现了一张美丽的毡子,便买了下来。作者认为,三毛笔下的“手织挂毡”即是北非常见的羊毛手织毛毯,是一种专属于女性的工艺品,可铺在地上或挂在墙上当装饰。编织繁复精密的地毯除了是传统艺术品,更是婚嫁时送给新娘的最佳祝福与礼物。三毛笔下偶尔可见对撒哈拉当地服饰的描写,撒拉威传统服饰相当宽松、通风,非常适合沙漠气候,而且行动自如。对此,作者从裹住女性身軀的长布巾、上黑下白的女性节庆盛装、特殊靛蓝色调、撒拉威传统男性长袍、头巾等多个维度着手,详细介绍了当地服饰的方方面面,服饰已成为撒拉威人的身份与文化认同表征。

毛里塔尼亚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,三毛在《哑奴》中描写了一个受到奴役与压迫,人身不自由,工作勤快细腻,心性远比撒拉威人宽广温柔的黑人奴隶。故事里,哑奴的最终命运是被迫离开心爱的家人,被卖到了毛里塔尼亚。作者走访时发现,今日的阿尤恩(三毛当年所在之处)耆老依然对蓄奴有印象,说早年西撒一带曾有黑奴,后来才慢慢消失不见。在他们口中,蓄奴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三毛笔下的黑奴没有声音,但北非奴隶贸易史却在摩洛哥传统音乐格纳瓦里里吟唱着。这种特殊曲风来自早先的黑奴,尤以黑色金属乐器“嘎盖叭”为标志,模仿当年手铐脚镣的呻吟,吟唱对自由与爱的渴望。

在撒哈拉,三毛一度有“用物质来换取友谊的羞耻心理”,但她希望借由礼物,让他们看见自己对他们的爱,进而“接纳我这个如同外星人似的异族的女子”。作者感慨,以物质甚至金钱来释放善意,换取与当地人交流的机会,这是许多到贫穷国家旅行者的共同经验,更多的是享受施舍的优越感,甚至美其名曰“公益旅行”,少有如三毛这般自省者。

“沙漠化为一口水井/井里面/一双水的眼睛/荡出一抹微笑”(三毛《沙漠》)。穿过广袤荒漠,踏遍连绵沙丘,行走沙漠的人始终相信,荒凉的深处,一定藏着看不见的天井。陆浩平在该书序言中写道:“当我们的生命和三毛在人生的一个点汇聚在一起时,更能体会感受三毛真正的内心世界。”

踏遍黄沙,追寻三毛的撒哈拉

文任蓉华

文王旭东